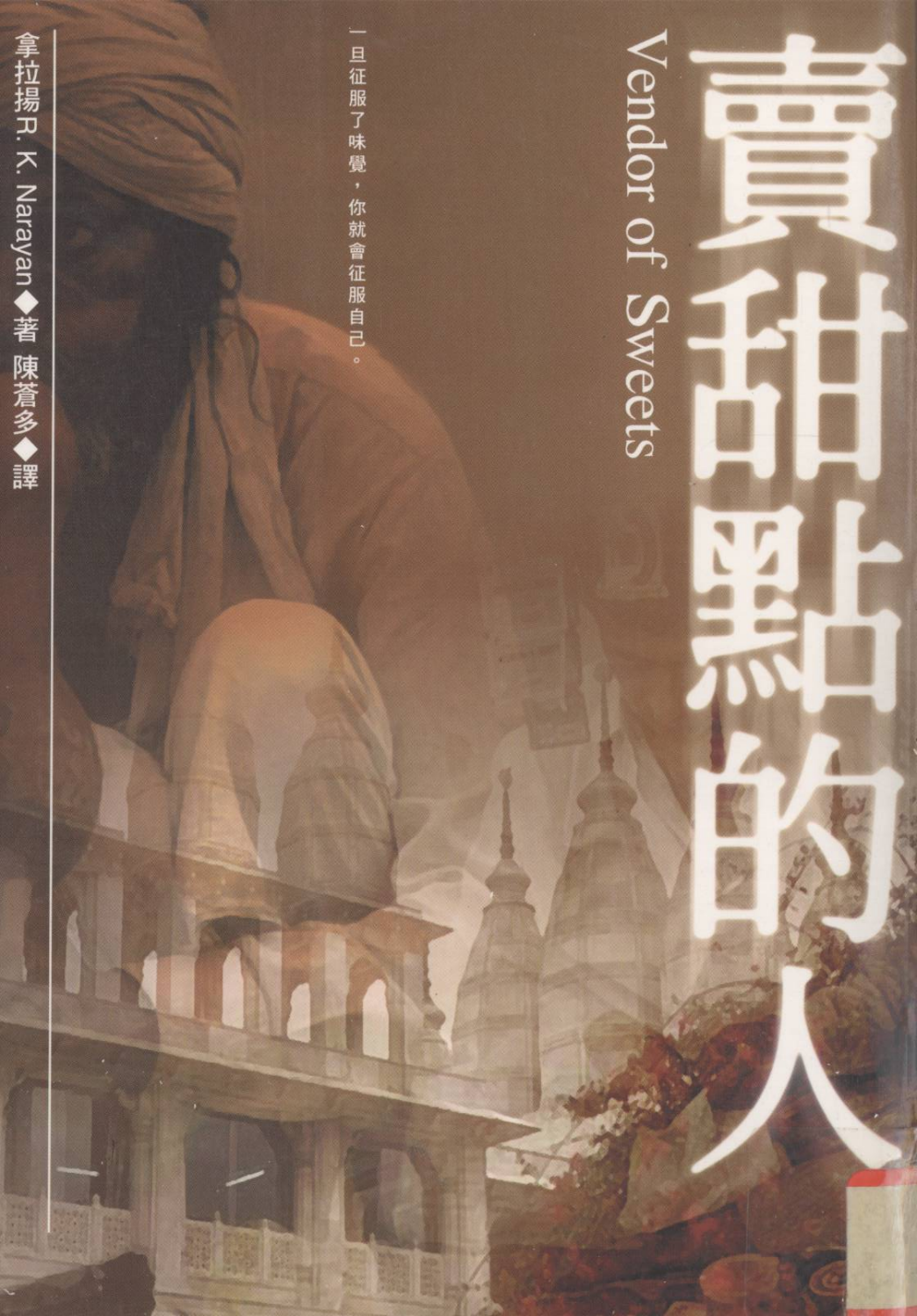


賣甜點的人

Vendor of Sweets

一旦征服了味覺，你就會征服自己。

拿拉揚 R. K. Narayan ◆ 著 陳蒼多 ◆ 譯



賣甜點的人

作者／拿拉揚

譯者／陳蒼多

發行人／王永福

出版者／新雨出版社

地址／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電話／(02)2978-9528・(02)2978-9529

傳真電話／(02)2978-9518

郵撥帳號／11954996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
出版日期／1999 年 3 月初版

定價／200 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

拿拉揚

印度英語作家，從學院畢業，曾為鄉村小學教師。1935年發表第一部小說，之後作品備受肯定。他的文風並不著重深入探討，而以親切溫和雅緻的文體撫動人心。是當今印度重要的文學作家。

陳蒼多

臺灣人，1942年生。

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，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教授。
教學之餘從事翻譯工作，偏愛性愛哲學與人生哲學。

吸收欲與發表欲皆強，浸淫書海，流連於知識王國之中，
不知老之將至。

舊雨新知，讀者請剪下剪角，集滿十
個寄回本社，可換取200元以上之本社任何出版品。
(回函註名索取書名。如有
缺書將以同價位之其他
書籍代替。)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賣甜點的人／拿拉揚著；陳蒼多譯．——初版．

——臺北縣三重市：新雨，1999 [民 88]

面： 公分

ISBN 957-733-394-X(平裝)

867.57

88001547

賣甜點的人

Vendor of sweets

拿拉揚 R. K. Narayan ◆ 著 陳蒼多 ◆ 譯

新雨

譯序

陳蒼多

拿拉揚 (R. K. Narayan) 是當今印度文學的重鎮，所寫的小說十餘部，在英語世界中的佔有舉止輕重的地位。

肯尼茲·麥克里希在《好書閱讀指引》中提到倫敦的《星期口時報》於一九八九年要讀者票選十二本好書。雖然《賣甜點的人》一書沒有名列其中，但是·麥克里希說，「基於寫書者的特權，我想增加……」而他所增加的六本之中就有《賣甜點的人》，除外還有杜茉莉的《蝴蝶夢》，馬奎茲的《百年孤寂》等。這是我翻譯本書的動機之一。

父子之間關係的刻畫在本書之中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，包括年輕人與父親之間的代溝，從以兒子為榮到為兒子感到羞恥的心理微妙變化，父親對兒子教育的熱誠毀了與兒子的關係等等……所描述的雖然大部份是平常的事物，但誠如佛蘭西斯·金所說的，卻是「不尋常的平常事物……」

書中的男主角賈根在歷經心理衝突之後，終於退隱森林，這與他所從事的行業

——賣甜點——所象徵的味覺官感追求形成強烈對照。這一點在佛教起源地的印度也許是可以想像的結局，但是，我在本書之中所感興趣的卻是過程的豐富多變，結局的必然性猶其餘事。

第一章

「一旦征服了味覺，你就會征服自我，」賈根跟對方說。對方問道，「為什麼要征服自我？」賈根說，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們所有的古聖先賢都這樣忠告我們。」

對方不再對這問題感興趣；他的目的只是要刺激談話。他坐在賈根椅子旁邊的一張木頭矮凳，而賈根則是坐在牆上掛著的女神拉克希蜜的相框下面。賈根每天開始時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禱告：以虔敬的姿態把一串茉莉花放在像框頂端。他也點了一柱香，插在牆上的一個裂隙中。空氣中充滿了茉莉花和馨香的香氣，又微微混合了走廊對面的廚房中烤著奶油的甜點香味。

所謂對方就是賈根的表弟，只不過人們無法說明為何他是賈根的表弟，因為他也宣稱自己是城裡很多人的表弟（其實他根本無法與這些人相提並論）。但是，一旦受到質疑，他總是能夠提出家譜來駁倒懷疑的人。他是社交場所的常客，從早到晚拜訪了很多地方與家庭。他總是每天在大約四點半時到達賈根的家，匆匆看了賈根一眼，對他點點頭，直接走進廚房，然後在十分鐘後走出來，用肩上的毛巾末端

擦擦嘴，說道，「也許需要注意糖的價格，我聽說政府要提高價錢。現在麵粉是沒有問題。昨天我走過哥頓街，憤怒地責備那位供應商。不要問我到那兒做什麼。我在這個城市到處都有朋友和親戚，每個人都要我去關照某件事情。我並不吝於為他人服務。除非我們都彼此服務與幫助，不然生命又有什麼價值呢？」

賈根問道，「你有嚐一嚐廚子今天所實驗的新甜點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很好吃。」

「哦，我想那只是新瓶裝舊酒。畢竟所有的甜點都是一樣的。你不同意嗎？」
「先生，我不以為然，」這位表弟說，「我仍然看出甜點之間存有很多差異。我希望自己不要修行瑜珈，以免失去對所有東西的口味。」

賈根就在此時說出了自己的哲學：「一旦征服了味覺，你就會征服自我。」他們就這樣又閒談了半小時，然後賈根問道：「你知道我現在都吃什麼嗎？」

「新的東西嗎？」表弟問道。

「打從這個早晨以後，我已經放棄了鹽，」賈根說，臉上散發得意的亮光。他對於結果感到很滿意，並說明自己的理論。「一個人必須只吃自然鹽。」

「什麼是自然鹽？」表弟問，然後又說，「是一個人在陽光下跑了一哩路後在背上變乾的那種鹽嗎？」

賈根聽到這句粗俗的話，做了一個鬼臉。他的樣子像是脫離肉體的靈魂，飄浮在這個地球的塵土上方。五十五歲的他，外表纖弱，有如小精靈，棕色的皮膚半透明，額頭微微形成胡桃色的光禿模樣；在劉海之外，他的頭髮形成兩、三縷有斑點的髮浪，落在頸背上。他的下巴滿是變白的鋼毛似鬚鬚，因為他每隔一段時間才刮一次鬍子，認為每天照鏡子是無法忍受的歐洲人習慣。他在腰布上面穿著一件長布袍，兩者都是用他親手織出的布料做成的。每天，他都紡紗一小時之久，織出足夠的紗，應付衣服方面的需求。他在任何時間都不會擁有兩套以上的衣服，並把所有剩餘的紗包得整整齊齊，送到地方上的手搖紡織委員會，交換現金。雖然以這種方式所賺得的現金，一個月不到五盧比，但是在收到現金時還是感到很興奮。因為他在二十多年前就開始有這種習慣，當時甘地來這個城鎮拜訪，很受到人們的讚賞。他戴著一副狹窄的杏仁形眼鏡，鏡架是黃色的，眼睛在淡色鏡框上方窺視著這個世界。他的肩上披著一條手織棉布圍巾，上面有俗麗的黃色圖案，腳上則穿著厚厚的涼鞋，是用一種自然老死的動物的皮製成。他是甘地的信徒，所以他說，「我不願意為了我腳部的舒適而殺掉一隻活生生的動物。」因此，他時而旅行到遙遠的村莊，因為據說那兒有一隻母牛或小牛快要死了。他在取得牛皮之後，把它浸在一種溶液之中，然後轉交給一名認識的年老補鞋匠，這名補鞋匠在一亞伯特教會學校「邸宅

裡的一棵樹下開了一間小小的修鞋店。

賈根的兒子六歲大的時候，還很樂於支持父親在房子的後陽台所進行的製革工作，但是年紀越來越大後，每當父親把皮革帶回家，他就抱怨皮革的臭味。賈根的妻子甚至比兒子更加不容忍；她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裡面，在製革工作還沒有結束之前都拒絕出來。由於製革是一種很長久的過程，持續幾天之久，因此我們可以了解，每當賈根想要製新鞋時，整個家庭就陷入錯亂狀態中。製鞋是一種困難又危險的運作過程。皮革在家中出現，有可能破壞家庭生活。在製革的早期階段之中，賈根必須把皮革保存在柴薪小屋中，讓妻子拿不到，但在柴薪小屋中卻有老鼠會咬。妻子臨終時，把賈根叫近身邊，含糊地說了什麼。他聽不清楚她所說的話，但卻感到很苦惱，因為他認為妻子也許是在說，「把皮革丟掉。」為了尊重妻子的臨終願望——也許是——他確實把家中的最後一塊皮革給了一間慈善機構，心中感到很快樂，因為他使得別人能夠穿著不具暴力成份的皮鞋。之後，他就信任「亞伯教會學校」的那位補鞋匠提供他比較複雜的皮鞋。

現在，他的表弟在提到自然鹽時所說的話，攪亂了他的微妙平衡感，他的臉孔紅起來了。他的表弟很滿足於自己所導引出來的這種結果，努力要以一句討好的話恢復賈根的心情，「你完全把自己的生活簡化了，絕對是依靠自己，就像前天我對

『合作註冊人員』所說的……」這句話產生了預期的效果，賈根說道，「我已經不再使用糖，你知道。我發覺，在熱水中加二十滴蜂蜜就足夠了，而這是吸取我們所需糖分的自然方式。」

「你把『不靠什麼生活』的藝術推進到完美境地，」表弟說。

賈根受到了鼓勵，又說，「我也放棄了米。我都是煮一點石磨小麥，跟蜂蜜及青菜一起吃。」

「然而，」表弟說，「我卻無法了解你為何還繼續工作，賺錢，忍受這一切勞苦！」他朝著展示在窗旁的盤子之中的甜點揮動著手，但卻忽然停下來，沒有去問賈根為何還希望別人吃甜點，讓自己的生意得以興隆。他覺得自己已經說夠了，就在座位上動一動身體。賈根算錢的時間快到了，表弟知道自己應該走了，因為賈根不喜歡別人看著他的現金。

時間是六點鐘，生意的高峰過去了，前攤男孩會帶來當天所收的現金。在這個時刻，賈根幾乎會幻想自己是一位君王，坐在王座上，綜覽自己的子民（包括廚房的四個廚師以及前攤男孩），接受他們的貢物。「王座」是一張平底的木頭椅，墊著一張薄薄的坐墊，椅子高高放置在一个平台上，使他能夠眼觀自己的甜點世界的四面八方。這張椅子幾乎有一百年的歷史了，椅臂，椅背以及雕刻的椅腳上都鑲有

發亮的銅片，是他父親在羅雷雕像後面建房子時所特別製造的。一般而言，他父親是不會費心去設計一件家具的，因為家人總是坐在光亮的地板上。但是，有一位諾貝爾先生常來看父親，這位諾貝爾先生是一位英國人，也是「地區稅務員」，他來家裡上星相學的課，發覺坐在地板上很痛苦，而在上完課後要改變坐姿則更加痛苦。在堆積於閣樓的珍貴物品之中，有一張諾貝爾先生的簽名照片，因為年代久遠而泛黃；但是在這個家庭歷史中的某一個時期，這張照片被取了下來，孩子們把那一會兒，然後在玻璃相框中換上一張神祇的相片，掛了起來。孩子們把那張沒有了相框的照片丟來丟去，同時注視著諾貝爾先生的絡腮鬍，整個下午都吃吃笑著。夏天的天氣太熱時，他們也把那張照片當做扇子。最後，那張照片又消失在閣樓的古老帳簿以及不知名的家庭廢物之中。

現在賈根坐在那兒，心中充滿一種成就感。在他的一邊，他能夠聽到、看到又嗅到廚房中所發生的一切；裝滿五彩甜點的盤子不斷從廚房傳送到前面櫃檯。只要廚房中油炸和嘶嘶的噪音持續著，盤子傳遞著，賈根就什麼都沒有注意到，眼光只是緊盯著一本紅色封面的《薄伽梵歌》中的梵文。但是，一旦嘶嘶聲有一點點停頓，他就會叫出來，眼睛沒有離開經文，「怎麼回事？」然後廚子領班會給予例行的回答，「沒事！」而賈根聽了，心中會安定下來，又回到經文中上主所說的話，一直

到他再度注意到前攤上有鬆懈的跡象，又叫出來，「領班！——那個穿黃裙子的小女孩，問問她要什麼。她一直站在那兒已經很久了！」他的叫聲會引起櫃檯管理員以及門口警衛的警戒；警衛是一位退伍軍人，穿著卡其衣服，很容易在松木椅子上打瞌睡。有時賈根也會叫著說，「領班，那個乞丐不能來這兒，除非是在星期五。這兒不是救濟院。」

當主人在數著當天所賺的錢時，四周一片靜寂。雖然前攤的男孩負責收取所有的現金，但是他並不知道總數。他只是把所收取的每一派薩放進一個長頸銅罐之中，在六點鐘時把它拿進來，又回到座位，然後在七點鐘當百葉窗拉下來時，又拿來另一批的現金，是裝在較小的容器中。這時，賈根還不開始算現金，而是繼續讀著上主所說的話。他不用抬起頭就知道油炸的工作已經停下來；他也會注意到火熄掉時火爐發出嘶嘶聲，洗鍋子和杓子時發出叮噠聲，然後是腳步聲接近他，四雙腳是來自廚房，一雙腳則來自前攤，同時裝著剩餘甜點的盤子也拿了進來，算是一天中最後一個動作。當他知道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他桌旁時，他就以一種總括的方式問了一個例行的問題，「剩下多少？」

「不多。」

「說準確一點。」

「兩希爾的『米索巴克』。」

「明天可以再賣。」

「半希爾的『吉雷比』。」

「明天不會很新鮮了。好了，走吧。」

前攤男孩把裝著剩餘甜點的盤子拿進來，很謹慎地走出去。廚子們仍然等待著賈根准許他們離開。賈根問道，「所有的窗子都關了嗎？」

「關了。」

此時，賈根對廚子領班說「明天不要做『吉雷比』了。『吉雷比』出了什麼問題呢？」他想到沒有賣完的甜點就很心煩。甜點沒有賣完，他覺得很痛苦，好像頭蓋骨中有碎片。他喜歡在一天結束時看到乾淨發亮的盤子拿回廚房。此時，一陣含糊不清的爭吵聲音接著響起。賈根問道，「剩下的東西怎麼處理？」

廚子領班跟平常一樣以安慰的口吻說，「如果你允許的話，我們明天嘗試一種新的甜點。剩下的東西不會有問題。我們總是能夠搗碎所有的東西，重新油炸成新的樣子。」

賈根以很有哲理的口吻說，「畢竟，所有的東西都包括麵粉、糖與調味料……他努力要做出一個決定，是他一直在抗拒的一個決定；但是，畢竟一個人必